

## 一支龍蝦腳

近中午時分，非假日的「高落水」難得回歸寧靜，遊客稀稀疏疏。

停車場，老船長阿春自副駕駛座出，特意低頭瞧了後視鏡的尊容一眼，長年海上漂泊的風霜還真的停駐為可以夾死蒼蠅的深溝，大大小小滿佈褐色斑點，更加印證了當年特種部隊的精壯俊帥，不過是一場無跡可尋的春夢。

不禁自己都要對自己搖頭，怪不得實際上才比他小六歲的牽手，硬是靠著彷彿年輕他十多歲的外表，搶走他的駕駛座和方向盤，唉！老了，真的老了…

他一路率先走往大頭仔的海產店，放眼比他不知老了幾千幾萬歲的海岸線，通往「山海瀑」的人行步道，既天才又體恤遊客的鄉長，把人行步道拓得又寬又大，水泥一路糊過壺穴、棋盤石、蜂巢岩，平平整整，老船長歪著嘴巴一笑，倒像老酒家女塗上厚厚胭脂水粉，看起來比他年輕多了。

中午要宴請事業處的主任，雖然是熟人，為了姪子要報名事業處的缺，還是得慎重張羅一餐盛宴。

雖然近中午了，餐廳顯然還無人光顧，大頭仔一看到他，立即熱情迎接。

「大頭仔，有龍蝦無？」

「水族箱內你自己看，無大，干仔四隻。」大頭仔笑容滿面，那粒頭還真大，難怪會有這樣的綽號。

阿春趨前一瞧，還真的只有四隻，一隻珠仔，三隻砂仔蝦，五、六兩小不點的，這怎見得了貴客，也太寒酸了吧！

阿春不禁又搖了搖頭。

記得四十多年前，剛從特種部隊退役返回家鄉，跑到南灣抓「皇后」、「法國鯽」這類的熱帶魚，那是去南方澳率領珊瑚船遠征之前，一段最逍遙愜意的回憶，當時阿蘭就是不相信他一整天都待在海底，懷疑他在外頭「偷呷」。

自己總是半真半假回答說：「對啦！我在和『皇后』談情說愛。」

阿蘭就拿那美麗的大眼睛狠狠瞪他，那模樣，就像海產炒麵加了幾片辣椒提味，特別道地。不過她再怎麼可愛，真的遠遠不如「皇后」，一個身體巴掌大，穿上嫩黃為底粉紅圓點裝，有時還會再點綴幾點藍寶石小斑點，溫柔又時髦，還是海中善良的素食主義者，所以不必「闊嘴呷四方」，嘟嘟的粉藍小嘴彷彿隨時要與人親吻，換作人間美女豈不是極品？他無限迷戀。

有一天，阿蘭說電信局派人通知他去接部隊指揮官的電話，他不在，只好她跑去代接，指揮官說要南下拜訪他，隔天會再打一次電話給他。

那個年代，哪有手機馬上可以一問真假哇！那頭打電話，要靠當地電信局的接線生；接通了，這頭的電信局，還得去通知被指定的人來接電話，他咬定她不讓他下海故意唬爛的，氣得她去摔他的潛水用具。

隔天，半信半疑守在家裡，電信局還真的派人來通知他去接電話。

部隊老長官在電話中說，他帶著妻小與司機一起下來，問他有沒有龍蝦大餐可以吃？

「你們四、五個人嘛！嗯…一個人給你們一支龍蝦腳好了。」

記得從電信局走出來時，指揮官那宏亮的聲音還在耳邊震動：「阿春你這麼吝嗇！我不記得有把你訓練成小氣鬼啊！對弟兄不要小氣，咱們是水鬼，不是吝嗇鬼！」

大頭仔一臉堆笑喚道：「船長，你看，啥款？」

阿春魂魄從四十多年前被拉回來，不甚滿意眼前所見：「大頭仔，你龍蝦怎麼賣愈小隻？」

「最近半個月，這是上大隻的了，對你來講是蝦米仔，對阮是大龍蝦。」

他苦笑一下，手一揮：「好啦！這四隻大…大龍蝦全部鹽酥原味，用烘的。」

大頭仔大拇指一豎：「讚啦！老船長就是阿莎力！」

賣這四隻龍蝦，勝過做兩桌散客的生意了，大頭仔當然眉開眼笑。

阿蘭把主任及科長兩對夫妻帶進了店內。

一進來就吩咐大頭道：「海雞母薑絲湯！阮自己有挈清煮的蝦蛄排來。」

「好好好！無問題！」大頭仔轉身準備料理去。

阿春招呼客人上桌。

「船長你太客氣了！」主任說：「嘛是你講有自己掠的蝦蛄排，我才會面皮結厚厚來呷這攤！」

「我嘛是！」科長道：「蝦蛄排太誘惑了啦！我還佢主任講，俺是毋是時常在樹林內行踏，面皮和樹皮相同厚了？」

「呷蝦蛄排簡單啦！」阿春以玩笑的口吻：「只要佢『手紗舉懸』就有了！」

「船長講真的，」主任則坦白道：「第一關筆試自己要有法度過，這關，啥人也無法度逗相共。」

「知影知影，」一邊倒啤酒，笑著說：「今仔日不談俗事，來，啣酒！啣酒！」

阿春頭一仰，一杯啤酒咕嚕下肚。他唯一留下的豪邁酒風就是這個動作，他說是禮貌，再來就會聲明隨意就好，適可而止。當年，跟隊上弟兄拚金高，一口一杯到底；跟船上夥伴仔罐喝啤酒，上百罐啤酒像滿地排排站的士兵，一口一罐，那才叫喝酒！

大頭仔的海產店，正對著一望無際深藍的太平洋，今天運氣好，初春的日頭和煦，晴空萬里。往北橫翠送青的山脈直通高落水；向南是嶙峋的珊瑚礁經啞狗海逶迤到鵝鑾鼻，山頭大草原上渾圓的白色雷達清晰可見。

現在請客都在餐廳，「錢死，人無代」。以往，憑藉阿蘭一手好手藝，請客都在家中自理，指揮官大駕光臨的那一回，他為了請吃龍蝦，還前一天就開竹筏從南灣繞過鵝鑾鼻，在正對著山頭雷達浮出海面的那塊大岩礁下錨。

餐桌陸續端來豐盛的料理，大頭仔還真了解他好面子愛排場的船長性格，不過鹽烤龍蝦還在火爐上，相思樹木炭生成的火熾熱無煙。

阿蘭抓一隻切開的蝦蛄排分給主任及他的夫人，他也隨後捉一隻給科長夫婦，一邊說：「佢免客氣，我自己掠的。」

「歹勢啦船長！」科長笑容滿面道：「蝦蛄排會當這呢大隻喔！外面的差不多這隻一半。」

「是恁客氣，主任我邀請這第三次了，」阿春說：「總算給我一次面子。」

「是啊是啊！主任恁把呷飯看得太嚴重了，阮阿春時常在請人客！」

「恁翁仔某熱情慷慨阮知影，」主任說：「毋過我話講在先，我要回請一擺，才敢再來討蝦蛄排呷！」

眾人哈哈大笑，科長還讚聲說：「這蝦蛄排真的清甜，和外面的無相同！」

「我掠這一味足久了，要呷簡單啦，毋過有季節性，這幾年，拄著放卵期間我自動停捕一個月。」

主任夫人詫異道：「你毋掠，毋驚別人掠喔？」

阿春自豪一笑：「我才無在驚，掠蝦蛄排，有一寡仔撇步…」

「啥物撇步？」幾乎異口同聲。

「江湖一點訣，講破就毋值，橫直，阮港口無別人會曉啦！」

阿春霸氣十足的回答和他滄桑的老臉形成強烈反差，眾人一陣哄笑。

老船長的話，加上啤酒下肚，挑起主任高昂的興致：「是是，你有秘密，我也有一個秘密，除了厝內的人佻幾個同事，我無在外面講起。」

「有這呢神秘的代誌？」阿春興趣來了：「啥物俗事？」

科長莞爾一笑，說：「船長的話毋我發現了，俗事、簡單！」

眾人又報以熱烈笑聲，連阿春都笑到溝影深深。

主任摘下眼鏡，捻拭一下眼角，戴回眼鏡說：「船長你相信否，我一年會當掠兩百斤以上的過山蝦！」

「啊？」老船長不只震驚，簡直是孫子在看的卡通突然從電視蹦出來了：「主任，你在講まんが喔？」

過山蝦，這些年都快絕跡了！村莊附近的港口溪早就不見蹤影。半島的古早，三、四十年前，抓過山蝦是庶民獵捕生活的一部分，有時候一天抓二、三十斤不是問題，吃不了的還拿去分送或兜售。

主任會捕過山蝦？這跟他公務員長官的身分已經不適應，再說，半島這年頭，還有什麼河流山谷會有這麼稀有的水產？一般食客下肚的，店家唬爛說是過山蝦，其實都是養殖池塘的土蝦冒充。

「絕對不是まんが！」主任壓低聲量說：「迷林谷是管制區，一方面是因為管制，一方面是阮單位會當出入的同事，干仔我會去那呢偏僻的所在。」

迷林谷是管制區，溪流通向人跡罕至的港仔出海，阿春開始有些相信，這個地方真的還有過山蝦。

「這蝦蛄排大隻有肉，真好呷…」主任繼續說道：「我細漢住在雲林庄腳，溪裡掠過蝦仔蟳仔。有一天，我全副武裝去迷林谷，船長，你知否，當我發現澹濕澹濕的石壁，有歸大群的過山蝦在爬去懸頂，我的目矙差一點仔拍交落，差不多就是你今仔的反應，怎有可能？我還拍自己的的嘴頰，我無在作夢，確定，那是過山蝦！」

眾人都聽呆了，尤其久不見此尤物的阿春。

主任喝了一口啤酒，比了一下大拇指，興奮地繼續往下講：「差不多按呢的大

小，我衝過去，不管登山鞋澹去了，我用扒的，扒一隻算一隻，毋過我一手干仔會當掠兩隻，第三隻就彈出去了，我就把掠著的先擲在無水的地面，還是未赴了，過山蝦著生驚，全部彈離石壁落入去水窪了，那一擺，我總共掠十幾隻。」

「今仔還有否？」阿春說：「主任你放心，我擔和你搶啦！」

「當然有。」

「佢久了？」

「三、四年了。」

阿春一聽，又高興又感傷，原來過山蝦還沒有滅絕，在管制區存活了下來。

小時候，過山蝦是周遭環境的一部分。當雨季來臨，滾滾濁流匯集到港口溪出海，過山蝦也會被沖到河海交接處的河口，倖存者就利用那個稍有海水鹹分的環境產卵，下一代就在那裡孵化成長，直到雨季過後，冬季挾著落山風逞威之前，水流和緩了，恢復潺潺細流，這些聰明的過山蝦就趁著河水尚未乾涸，開始往上游回溯，浩浩蕩蕩，宛如行軍大隊，壯觀至極。

來到河流上游，過山蝦陸陸續續上岸，孜孜矻矻爬上潮濕的山壁，不免中途有的會掉下來，不屈不撓奮力重來，只為了越過山去就會有溪谷水窪，可以躲在裡頭度過冬天的乾旱，保住性命抱卵，直到下一季的暴雨又將牠們沖向河口。

以前抓過山蝦，多桑要先辛辛苦苦削竹為篾，再編織為漏斗型網罟，他和弟弟就趁著溪水輕淺過山蝦溯游而上時，把網罟放置在水流處，那是在夜間進行的工作，聰明的過山蝦為了躲避天敵，利用夜色掩護集體行動，不過浩大的行軍隊伍總會有洩入陷阱的，他們一早又去收網罟，這樣一家人就可以加菜了。

不只他家，要吃美味的過山蝦戶戶如此捕抓，莊稼人就是「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」，只不過他們比一般莊稼人更幸運，既靠山又靠海。

是遊客大量湧入半島之後的事了吧？人人想要嚐鮮吃野味，餐廳飯館大量需要過山蝦這樣食材，貪多務得，過山蝦再怎麼聰明敵不過人類聰明，開始有人以電流掃蕩溪裡的過山蝦，生命力再強也會被電昏電死，然後利用照明燈一簍又一簍撿走；嫌不足，還有人索性以氰酸鉀快速大量攫取。

這些年，他不曾在港口溪再發現過山蝦的身影，就算夜晚特地去尋覓，別說行軍大隊，連零星蹤跡也無，沒想到就在僻靜的管制區留下生機；想來，扁蟹可能運氣沒這麼好。

想起扁蟹的美味，喝！養殖的大閘蟹，怎比得上這一味？大自然的恩賜啊！扁蟹比過山溪更愛潔淨的水流，小時候整個港口溪處處輕易可抓，多到阿母把他們兄弟抓回去的扁蟹先鹽漬起來，到了冬天沒有鮮魚可吃，就可以從陶甕挖出來蒸熟，應付那青黃不接的季節。

當年縣議員申請到一條直通山海瀑源頭的產業道路，原始林木砍伐殆盡後，山海瀑現在只剩雨季有水，少年時代一年四季都有水可玩，還脫光衣褲站在瀑布下，高舉雙手任瀑布直接沖激的狂野，只剩老來偶爾拿出來舖嚼回味一下。

港口溪就隨著消失的森林暴雨暴旱，環境不再適合扁蟹，更慘的是上游又過度開發，排進溪流的農田廢水往往有農藥餘毒，這大概是扁蟹迅速絕跡的原因吧？

所以，只要有遠道不知情的朋友來高落水一遊，歡天喜地說，山海瀑上頭有美麗的草原，阿蘭過後就嘮叨說，甚麼待客之道嘛，他一張臉比殞鹹魚還臭。

主任正得意道：「我今仔到假日，若無轉去阮庄腳，我就去迷林谷討掠。」

阿春又問：「你的同事，攏無發現你神秘的假日？」

「有幾個知影的。你也所知，那些研究人員，一個比一個『宅』。」

「會乎你抓了了齋？」

「齋啦…」主任突然領悟過來：「船長，我無要趕盡殺絕啊！我若掠著抱卵的蝦母攏會放倒轉去，這幾年按呢掠，看來數量無減少啊！」

科長似乎也聯想到了：「齁！船長，這就是你蝦姑排放卵期間，自動停掠的原因喔？」

似乎心事當場被抓包，阿春有幾分窘迫，又倒了一杯啤酒，呵呵笑道：「淋酒！大家淋酒！莫講俗事…」

仰頭又一口而乾，違反了自己第二杯隨意就好的規矩，講俗事，傷感情啊！說穿了，曾經讓阿蘭年輕時打翻醋桶的「皇后」，最慘。

剛退伍時，和特種部隊搭檔也是同鄉的土城，搭檔去南灣抓熱帶魚。

潛水到約十米深以內的海中，珊瑚礁的藻類旺盛可口，是熱帶魚最愛的棲息環境，成群、成群不同彩妝的魚兒就在周遭招搖，酷似燕瘦環肥各色美女，任君挑選，他最為迷戀的「皇后」，也許就像人家形容的「情人眼裡出西施」，自己真覺得那是海中冠軍美女，尤其那嘟嘟的粉藍小嘴，有時還好奇而多情地來碰觸他的蛙鏡或嘴頰，那番溫馴的風情，真是無限銷魂啊！

他和土城就拿著網袋，一人一頭，慢慢圍攏「皇后」，已經在兩人懷抱距離了，再將體型成熟的輕輕趕入網袋，不也像多情男子溫柔追求所愛，擁抱入懷？

誰知，在一次例行休息，閒不住的土城，偕同他父親開著竹筏出南灣外海捕魚，他父親守在竹筏上，土城潛水到附近礁岩下抓珊瑚礁魚類，像鸚哥、海雞母、臭肚子等等，都是肉質細緻好吃得不得了的可食用魚。

土城他父親左等右等，不見兒子冒出海面洩回船上，等到向人求援，土城已經心肌梗塞死在海中了。

他就此離開了那片傷心海域，前往南方澳發展。

憑著特種部隊磨練出來的一身真功夫，沒幾年，他就成為珊瑚船隊的帶隊船長，最風光的時候，甚至遠征日本海域。但是自己始終惦念著家鄉和南灣種種，就像再怎麼浪蕩的遊子，心底總有一塊懷念故鄉以及思慕舊情的區域。

他每隔幾年就返鄉一趟，也回到南灣海中，除了悼念那長眠的老友，也一會舊情綿綿的「皇后」——卻是一次慘過一次，潛水抓熱帶魚的後輩，早拋棄了網袋作業，使用可能傷害魚體的刺網，還嫌不足，後來使用大小通吃的三層刺網，完全不會有「漏網之魚」。

他去國家公園抗議，辦公室官員辯解有派人巡邏，嚴禁毒魚電魚  
「阿三層刺網咧？」

官員回以標準國語：「對不起，那無法可管。」

核三廠排出來的熱廢水，讓南灣的海水溫度始終高於附近海域；也讓珊瑚礁逐年白化，海藻再也無法附著生長，海中的熱帶魚到底燙死？餓死？自己知識不足當然不懂，可是國家公園有把打撈到的魚屍送到學術單位研究啊！他每隔一陣子就打電話到相關單位詢問，答案不是「原因還不明確」，就是「這屬內部研究不對外公開資訊」。

返鄉定居這些年，他就像糾纏舊愛的老男人，不肯承認戀情隨著時空變化逐漸杳逝，但任憑自己苦苦掙扎，他還是失去了「皇后」的情影…

「夭壽喔！」

阿蘭一聲驚呼，讓阿春心頭一怦回神，她怎知他心裡正在咒罵這句？

定睛一看，鹽烤龍蝦終於上桌，大頭仔已經每隻從正中切開，露出發亮的肉絲，鮮肉外殼有些烤焦，但完全不影響滲出肉汁的內層，香味撲鼻，引人垂涎。

阿蘭卻一臉的不滿意，對著他碎念道：「阿春啊！我嫁你數十年，你底時變作凍酸鬼我怎毋知，這種龍蝦仔罔，你也敢點來招待貴賓！」

他差些又擺出殞鹹魚臉，誰不知道港口村的老船長慷慨又大方，頂港有名聲，下港有出名。

但真的貴客當前，他也不好發作，只沒好氣回應道：「妳叫大頭仔來問啊！伊水族箱四隻活龍蝦，全部被我掃上桌了。」

主任也打圓場道：「是是，這龍蝦無特別小，阮自己在外面呷的差不多就這呢大隻，船長點的又是活龍蝦，干仔用鼻的氣味就無同款，真新鮮的清香。」

「毋過實在太小隻了，身軀的肉大概一嘴，恁看恁看！」阿蘭還是不滿意，拿著筷子比了比了盤內龍蝦那對細細瘦瘦的螯，繼續叨叨不休：「這種龍蝦腳，毋呷，可惜；要吃，恰伊拚半晷，挖出來的肉絲仔無夠塞嘴齒縫。」

大家反而哈哈笑開了，阿蘭形容得還真傳神。

一時之間，當年老長官電話裡中氣十足的聲音，彷彿又迴響耳際：「對弟兄不要小氣，咱們是水鬼，不是吝嗇鬼！」

阿春開口提醒道：「主任，烘龍蝦，要趁燒呷，肉才會香會脆。」

阿蘭也一下子警惕到，趕緊換上笑容致歉道：「哎哟！歹勢歹勢，我顧講一些有的無的——大家趁燒，自己動手，莫客氣。」

主任幽默回應道：「按呢，就暫時不談俗事，專心呷龍蝦？」

「無無，恁專心呷，」阿春說：「我來談俗事，也來講一個比まんが更加まんが的故事給大家配龍蝦。」

「哦？」

眾人的興致被挑了起來，阿蘭大概會意到他要「臭彈」哪一段「諷古」，趕緊起身去跟大頭仔要來礦泉水，給他潤喉用的。

阿春先喝了一口礦泉水，對著一邊津津有味品嚐鹽烤龍蝦的眾人，緩緩說道：「這個まんが，要由四十多年前我拄仔自特種部隊退伍講起…」

回想起，為了指揮官帶著妻小南下指定要吃龍蝦餐，他開著竹筏在鵝鑾鼻浮出海面的那塊大岩礁下錨後，揹著水肺，戴上蛙鏡，特地帶了噴迷藥的手壓油嘴，

還有一張大網袋，那一帶海域自己熟識，有幾處龍蝦洞，瞭若指掌。

清楚記得，那日，天色湛藍，微刷幾絲雲翳，大岩礁周遭碧綠海水清澈見底，很適合下潛的天氣。

他下潛二十幾米深，往平常龍蝦出沒的龍蝦洞游了過去。

猛然，看見一隻龐大巨怪堂而皇之兀立洞口，張牙舞爪的架勢，他心頭一凜，自己碰見海底妖怪了嗎？

他三年部隊生涯，指揮官的訓練最明顯的成果就是鎮定。特種部隊四十八小時吃喝拉撒睡都在水裡，靠的就是鎮定，雖然眼前的巨怪一下子嚇到他，但他沒有打算撤退。

仔細盱衡敵、我，他不可能赤手空拳制服得了牠，不只全身布滿硬棘的殼，還有牠強大的彈力，而且牠就守在洞口，雖然洞不深，但是等於牠三面壁壘佔盡地利優勢，瞧牠八腳站立的雄姿，就像電影裡的機器戰警，一夫當關的氣勢，自己不能不小心應付，三十米水深自然適應對他雖然不是問題，不過跟這巨怪搏鬥有時間壓力，耗氧量會特別高，他出手務必狠穩準，而且快速俐落。

掂量了一下油嘴的迷藥，他也不敢過度靠近，先在巨怪周遭泅游看看牠的反應，那巨怪睥睨不可一世的模樣，似乎當他只是水中不起眼的生物，這麼驕傲，正好！

他慢慢靠近，快速出手，把迷藥從牠頭上的小孔往內噴，那樣的劑量，應該足夠讓牠昏迷。

讀秒算到三十，果然，巨怪像怪手撐著身體的八支腳開始軟癱下來，腹部著地那瞬間，他伸出戴著手套的手，先閃過牠的觸鬚，一把抓住牠多刺的頭部，根本沒有辦法握住，太大了，他利用布手套的黏著性硬將牠拖出洞口，這樣就耗掉了五、六分鐘的時間，他預估牠會在十分鐘內甦醒，沒有時間了！

趕緊用大網袋將牠套住，放進網袋那當下，牠開始彈動牠的巨爪了，快快快！不然不是巨怪脫逃，就是他受傷，奮力將網口綁住，將拖曳的尼龍繩繫牢，確定無誤，他拉著繩索的另一頭，然後放開網袋，任由清醒過來的巨怪開始用腹部彎曲彈跳，還發出咕咕的聲音，雖然倉促，幸好網袋有束緊，抵銷了牠彈跳的力道。

直等牠氣力耗盡，自己總算可以放鬆神經，拖著牠慢慢往上游…

眾人聽到瞠目結舌，一直很文靜的科長夫人忍不住開口打岔道：「船長，那到底是啥物妖怪？」

阿春微微一笑，回答說：「就是やまと！」

「やまと？就是龍蝦嘛！」科長一臉失望：「船長，你也太會講古了，一隻龍蝦，講到變做妖怪。」

主任講話就婉轉多了：「是毋是，那是船長掠過上大隻的龍蝦？」

他直點頭，說：「罕得掠著那呢大隻のやまと，一般是三、五公斤…」

「三、五公斤？」

科長大叫反問，其他人同樣一臉難以置信，眼睛不自覺就瞄向盤內只剩殘殼老闆口中的「大龍蝦」。

「三、五公斤？」主任驚嘆道：「那會當做標本了。船長的紀錄是偌大？」

船長正襟危坐道：「四十多年前那一擺，我請阮的指揮官一陣人呷的那隻やまと，一個人一支腳呷齏了。」

請吃一支龍蝦腳，還吃不完？這已經不是まんが，而是天方夜譚！

「那支龍蝦腳，」主任追問：「到底偌大支？」

「大概一公斤…」

「船長！」主任夫人說：「我要昏去了。」

「船長！」科長夫人說：「我當做你在編故事！」

「毋過，後來我就無拄過那呢大隻的了——歹勢，我啣一嘴水咧！」阿春拿起礦泉水咕嚕咕嚕地喝，好像他剛抓完龍蝦上岸似的，喘了一口氣，才繼續說道：「轉去到厝，頭一件代誌就是過磅，那隻やまと，足足十八公斤！」

「十八公斤？」

怪不得一支龍蝦腳一公斤！

「啥物是大龍蝦，那才叫大龍蝦！後來我講這件代誌，除了親戚朋友，無人相信，漸漸，我就毋講了。」

「我雖然在社區做生態解說員，」阿蘭苦笑著說：「也從來無提起，若佻今仔少年輩的漁民朋友講，咱的海域出過這呢大隻的龍蝦，伊們會講我的頭殼害去，老船長酒醉，我綴伊醉。」

「船長！」主任慷慨激昂道：「你去組一個保護龍蝦協會這類的組織，我招大家來加入！」

「保護？我想過啊！這嘛是我無愛再掠龍蝦的原因，」阿春回說：「我自己毋掠，齏當叫別人也毋掠，漁民要生活啊！我佻頂面反應過，講阮這個海域的龍蝦，是毋是給漁民一寡仔補助，然後限制大小和產期，結果咧？政府講，無這種預算，也無加出來的錢。」

「…」

眾人無言之際，阿春兀自倒滿酒，舉起酒杯勸道：「啣酒啦！啣酒較簡單，莫講俗事了——我才要求一千萬，政府補助地方元宵節放煙火，燒去的錢毋是庫銀是新台幣捏，到底加幾十倍還是幾百倍？我無知無識算齏出來啦！哇哈哈、哇哈哈…」

阿春放聲哈哈，豪邁一口飲盡杯中物。